

歌彭：海的靜寧^{歌高}

彭歌的世界是一片寧靜的海。它深邃而遼闊，沉穩而堅強。無論什麼時候，它總是呈現出一片靜謐和安詳，一種平和與謙容的況味：

自從民國四十二年，彭歌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說「殘缺的愛」以來，十六年了。這段飄逝如夢的歲月中，彭歌一直沒有停駐，他不斷的讀書，不斷的寫作，不斷的工作，也不斷的提昇了自己和鼓舞着他人——而今，他已經出版了二十三本小說和論著，他也曾先後獲得過中華文藝獎金，十大傑

出青年，學術文藝獎金……等崇高的榮譽和讚美。他依然淡泊而謙遜，依然在不斷的努力與勤奮中塑造他生命的形象；並且，為一個更美好的明天，向社會提出他的建議和告白。

他曾說過：「文學的落伍，就代表著精神生活的落伍，而這是所有落伍中，最不可救藥的一種。」也許，就由於這一股深刻覺醒的力量吧，所有的寂寞或熱鬧，艱辛或安暢，煩憂或快慰，乃至咒咀或歌讚，對於彭歌，也就算不得什麼了。惟其如此，他才有那樣的氣度和胸懷，也惟其如此，他才有今日這樣的文學成就。

錦繡圖：多彩的幼年與少年

民國十五年的初春，一月八日，彭歌誕生在天津英租界的一個大家庭裏。幾乎在一開始，彭歌與書，就結下了不解的緣份。

彭歌是河北宛平人；「姚朋」，是他的本名。在家族裏，他的祖父曾擔任河北省財政廳的廳長，父親是南開大學機械系的教授，母親，這位為彭歌打下文學最深根基的慈母，是位國文教師，所有的這些，組成了那個家庭所特有的書香氣。身為長子的彭歌，很自然的秉承了這個家族的特性與榮耀。

在距離讀書識字的年代還要久遠些以前，家裏的佣人們，就不時的給他灌輸一些「濟公傳」的通俗故事。過年的時候，大人們以水滸、三國裏的人物所印售的一張張美麗的年畫，也都成了他求知的媒介……。「也許是四歲吧！」彭歌回憶着：他開始由大人指導，看起當時中華書局出版的「小朋友」、商務印書館印行的「兒童世界」週刊了。那是他啓蒙的開端，他對於那些刊物裏有關「遊記」一類的故事，特別入迷。

也就正是這些：嬉皮笑臉的濟公活佛，打老虎的武松，神機妙算的諸葛亮，有趣的遊記……在他幼小而多幻想的心靈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它們像深埋的流泉，一點點、一滴滴、都湧匯成了彭歌日後寫作的靈河……

小學，彭歌轉了三次學校——天津的慈惠小學，崇實小學及北平的藝文小學。在最後那所沒有體罰的學校

裏，渡過了彭歌最美好的少年時光。

藝文小學的校長，就是現在的考試委員查良釗先生。那個學校的教學方式相當自由，老師經常帶着他們全班同學，到公園裏的古樹下，湖水旁，或草茵中上課。每逢歷史課的時候，他們就直接到故宮，一邊參觀一邊講解，歷史上的千年興衰與變異，彷彿都一一在他們眼前流過……。那時候，姚朋的心智成長得很快，他的成績，每次都很能令他的祖父母感到滿意。

那所學校在彭歌腦海中所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倒還不是這些。彭歌說，那是在一次「九一八」事變紀念日的早上，查校長在校內的後院裏，集合了全校師生，靜靜的升起國旗後，爲他們發表的一篇演講，在這次的演說中，查校長祇講了半句話，「今天是九一八……」就激動地落下了淚水，那種「最後一課」的氣氛，沉沉地在彭歌童稚的心靈投下不可磨滅的陰影，也燃起他的悲憤及往後仇日的強烈意識。這幾乎是每一個從那個時代裏生活過來的人，都體驗過的一種情感，他忘不了它。

故鄉戀：不堪回首帝王州

在北平，他們住在城中的西長安街上，房子很大，是當地所謂的「四合院」形式。院子裏的海棠樹，中山公園裏的牡丹、丁香、藤蘿，以及街道旁古老的槐樹與松樹，都曾那麼深深的牽曳着彭歌少年時的笑靨、淚水和夢想。

北平的文化氣息，在每一條青石鋪成的道路上都可以在嗅得出來，甚至任何一條馬路旁的老樹，都有着百年或千年的歷史，置身其中，每每使人墮入歷史和時間的迴流中，去俯察過往，去默念人生……

這些幽美而又古老的景物，甚至多少年後，當彭歌在南方，在更南方，讀書，流亡，乃至到臺灣以後，仍不時會浮現到他的腦海，爲他帶來濃重的鄉愁。

「七七事變」以前的三、四年間，每屆夏天，彭歌全家就搬到北平西郊的香山去避暑——那兒原是清代帝

王經常打獵的地方，那兒有泉水，有巨石、有松柏、有滿山的花草。每天，天還沒亮，祖父就帶着年少的彭歌去爬山，然後，就在高高的山嶺上，在晨曦的照耀下，頌讀「古文觀止」。於是，年少的彭歌，沉迷在大自然的山色裏，沉迷在古人壯懷激昂的胸襟裏，也沉迷在不朽的上國衣冠裏……

那裏的空氣，是新鮮而清涼的，是充實而多彩的——而彭歌，就這麼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的成長了。小學畢業，彭歌的祖父去世了，他因此休學了一年，也因此，他變成了這個大家庭裏的小主人——早熟的彭歌，更是一舉一動都裝作得個大人了。

民國二十八年，彭歌考上了輔仁大學的附屬中學，入學後，他很快地感受到校園裏那股濃厚的文藝氣息。在經常仰視高年級學長向外投稿的神氣後，在一種試試看的心理驅使下，彭歌開始了他寫作生涯的第一步。

那年他剛上初三，第一篇文章就在輔仁大學的刊物——「輔仁生活」上登了出來，那是由現在輔仁大學的張秀亞教授主編的有着相當水準的雜誌。這件事，對初出茅廬的彭歌說來，不啻是一服興奮劑。以後，選貼模範作文的校內壁報，也開始有了姚朋的名字。

但那時候，他的興趣仍是多方面的，他愛好籃球、排球、象棋、平劇、溜冰、讀書和冒險。

有一種冒險是，他經常偷聽大後方的新聞廣播（北平是淪陷區），遇有好消息，他偶而也着手紀錄，複寫，偷偷地分送同學，大大的滿足了他的愛國心，也奠定了他日後走上新聞界的興趣和基礎。

民國三十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了。彭歌的愛國心更異常地高漲起來。他明白這是一個轉機——他應該投向南大後方的懷抱。三十二年年初，彭歌和另外兩位同學開始了首次的流亡生涯。

那時的彭歌，才十七歲，他已經在用他自己的膽識和勇氣，緩緩揭開了他生命遼闊深遠的天地——

少年行：河山萬里祖國情

他們先到了河南，然後經過山西的一角，轉入蒼蒼鬱鬱的太行山——當時的河北省流亡政府，就設在太行

山中。

他們在貧瘠的山村裏居住，在荒涼的小徑上行走，一邊是日軍對太行山大批的圍攻，一邊是共匪八路軍在後兇殘的剝掠。而那時已是四月，山上還殘留着白雪，一步步踏上去，更增加了他們蒼涼，悲壯的心懷。

他們就這麼的，整整在崎嶇的山中行軍了一個多月；總在想办法偷渡過封鎖線，却總沒得到機會。死亡，時時都隨着呼嘯而過的槍聲威脅着他們。

而後，他們失敗了——他又回到了北平。

但是，彭歌追憶着：這一段體驗和感受，却比他以往十七年生命的總和還值得他記憶與感激。那是他第一次這麼親切，這麼深刻地走入中國純樸而廣大的民間，也是他第一次確確實實的擁抱了祖國古老而可愛的大地。

他說：「那段日子，我可以聽到一個偉大民族堅韌的呼喚和純樸的回音。」因為他們曾走過一個又一個的野舍荒村和市集小鎮，越過一個又一個雄山奇嶺和深谷——祖國的山河、大地、與農民，一一從他們跟前經過……它們如此清晰的激盪着彭歌，吸引着彭歌，召喚着彭歌——它們已深深濃濃地融入了他的血脈之中。

彭歌特別記得太行山上的兩個地名：「黃泉」與「護嶺水」——都沒有泉，也沒有水，連鹽也要從外面運進去；甚至豬羊都很少見到。而農民們依然居住下來，並且堅強的生活了許多代——他們點燃豆油的燈火，用着沉重的小鐵碗，吃着粗糙的雜糧。可是他們無視於這種困苦，就在戰火逼近他們耕地的第二天，他們仍默默地荷起鋤頭，一鋤鋤地耕耘下去。種田、打仗、殺鬼子、保國家，最簡單也最莊嚴地活下去。

「這才是中華民族的真實面目啊！」彭歌感歎地說。它使他看到了中國地方的廣大，精神的深厚，生活的簡樸和刻苦耐勞的習性，也使他強烈的感悟出知識分子應負的責任；它並且同時堅定了彭歌多年來深信着的一項真理：人道的光輝。換句話說：人與人之間的交通是可能的——從他以一個陌生過客的身份，被純樸而忠實的農民，熱烈誠摯的款待這一事實就可證明。因為人都是人，只要是人，總有一縷共通性的。

爲了更強烈的表現他的感受和對於這種信仰的堅定性，他在唸完大學以前特地撰了一篇以「論鄉村報紙」爲題的畢業論文，還使用鄉村作爲他許多小說的題材和背景。此外，他又一直驅使自己去做一些能回應他內心良知呼喚的事情；在他後來的許多作品裏，在他平常的爲人處世裏，他經常如此或明或暗的表現着——這些，遂形成了他個人獨立不拔的性格。

回到北平後，經過了近一年的躲藏，彭歌在三十年的陰曆大年初一，再次走向大後方。這回他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從北平順津浦路南下到徐州，經過商邱到界首，繞了幾千里路再向西一直到達陝西蔡家坡——他行程的終站。

新鮮人：大學前後的彭歌

蔡家坡是一個靠近寶雞的新興工業區，它對於彭歌是陌生的，但他很快就在一家「雍興公司」尋到了工作。他坐在廠長的辦公室裏，負責某些施工紀錄、和小文書的工作。他同時也是這廠裏一份不定期壁報的主編、主筆兼工友。

這段日子並不長久。基於對農民生活的體驗和重視農業的認知，彭歌在三十二年夏天考入「西北農學院」。這座學院設於成功縣的張家崗，校園很大，風景幽美，但不安定，常有學生鬧學潮；彭歌也在入學後不久，發現學農業經濟對於他個人是不宜的。不過，他仍把握住這段「新鮮人」急於求知的時刻，狠狠的看了些書使他步向成熟的階段。

——而這是廣大的西北平原，這是浩浩蕩蕩的渭河和涇水，這是挺拔的華山……詩情畫意的灞橋……引人遐思的華清池……碑林……大雁塔……。西北淳厚的民情，壯麗的景色，一一在彭歌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瀾，他的祖國之戀也愈趨深濃而難以分割了。

三十四年夏天，政大在西安招考新生，僅錄取七十人，報名的就有兩千多人——這裏面，也有彭歌。他報

考的是新聞系；說起來也是笑話，他當時還不能完全瞭解「新聞」究竟是什麼呢？

而彭歌被錄取了。緊接着是勝利的熱潮。他隨着狂歡的人羣，到達了重慶，再一次開始了新鮮人的喜悅和驚奇。

大學一年級以後，學校遷到南京，局面已逐漸變遷了，物價不穩，生活費用艱難，到後來，他們不僅是買不起書，甚至也買不到書。

大學裏，彭歌讀書甚勤，除了到處找參考書外，他也同時參加了很多課外活動：學生代表，論文比賽，都有他。這時他的名字已開始在南京中央日報、上海申報、北平太平洋月刊，乃至於臺南的中華日報上嶄露頭角——雜感、散文、小說，他都來得。

二十歲時他所發表的一個短篇「雪夜行」（文壇五八期曾予介紹）就是一篇極其突出的作品。在這篇充滿神秘、緊張氣氛的風土小說中，彭歌極大膽的使用了很多鄉音土話，用許多粗鄙的字眼來形容粗鄙的人，精彩而恰當。他擅長描寫，刻劃和創造的天才，已在這篇小說中展露無遺。

彭歌也同時藉着「雪夜行」，宣洩了他對當時社會混亂不平的現狀的控訴——他那時的文章，總愛寫些對社會不滿的忿怒和童年時甜美的回憶。當然，這些僅是起步，和他後來的許多優秀的作品相較，自然還是輕飄了些。

「彭歌」的這個筆名，也是在大學以後才取的。他的一位四川籍的同班同學，老愛「朋哥子、朋哥子」的叫他，他就借音轉字用了「彭歌」這個筆名。

小學，彭歌聽人說空軍是如何如何英勇與神氣，便忍不住「立志」要做個軍人。中學，讀了商務印書館的書籍，看到王雲五白手成家的事業，他又盼望做一個出版家了。這回大學要畢業了，他思考久久，決心辦份以農民為對象的小報——從最基層着手，去改善農民的生活，去充實農民的心……

大局的動盪却粉碎了他的理想——戰亂，再一次熾燃過祖國的大地。

愛與知：甜蜜的與辛酸的

彭歌是三十八年七月結婚的。婚後第二天，小夫妻倆就開始「逃亡」的生活。

那時是在長沙。但一個多月後，他們已在臺北成都路的一間新生報宿舍裏定居下來。

他的夫人，徐士芬女士，是他在新聞系的同班同學，他們在大一時就已相互傾慕，但由於彼此的矜持，直到大二後才開始慢慢接近，「要好」起來。玄武湖、棲霞山、中山陵……石頭城的每一處風景，都有他們的絮語拋過。

來臺後，他們都進入了新生報，她是文教記者，他是省市版編輯，那間位於現今中興橋下窄小而又簡陋的宿舍裏，雖然洋溢着笑語書香，但借用彭歌自己的話說：「是段慘淡經營的時光。」

大局仍在動盪不安，個人的前途也都渺不可期，一切似乎是剛結束，又似乎是還未開始。小家庭中，新婚的甜蜜，時時會襲來一縷國仇家恨的辛酸。

民國三十九年，彭歌應已故趙君豪先生的邀請，主持「自由談」的編務。他與文藝界的接觸，因此日益頻繁，讀的作品愈多，認識的作家愈廣，他變得更謙沖也更勤勉了。

他的第一部小說，也在這期間孕育，並且着筆了：他寫下「殘缺的愛」。那其中激揚着他對人世離亂，心情動盪的強烈感受。他意圖從小故事裏，反映出一個扭曲的時代中，個人的面目與愛的真諦。在「自由談」開始連載時，彭歌才二十五、六歲。這部書在當時極獲讚譽，它很快就把彭歌的名字散佈開來。

雖然這本書在技巧上，仍然不無商榷之處，但它却是他的一個指針，為彭歌邁向更大的進步與成就，指出了一條寬廣紮實的道路。

彭歌總是那麼善於利用時間，分配工作。他把讀書與寫作、工作與休息，配置得恰到好處。隨着「殘缺的愛」以後，他寫了許多個短篇和中篇，彭歌的文名漸盛，而他在知識的充實和努力用功上，也相對的提昇了。

四十四年，政大在臺復校時，彭歌竟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回了母校的新聞研究所，二年後，他以「專欄寫作研究」的論文，取得碩士學位。

由於不斷創作的成果，四十九年，他接到了美國國務院的邀請——邀請他以一位小說作家的身分，赴美訪問六月。就在同時，彭歌又以新聞學門首名的成績，考取了中山獎學金，在兩者間，他選擇了學術的進修。那年九月，彭歌以留學生的身份赴美了。

——而這全都是在半工半讀的情況下達成的。

所有的這些，彭歌都歸功於他的太太。他說，由於她生活的簡樸，治家的有條不紊，以及她不斷的鼓勵和幫助，不僅使彭歌不必為生活和家務煩惱，免除他的「後顧之憂」，同時也供給他所最佳寫作和用功的環境，讓他努力讀書、安心向學、致力寫作。

三十九年到四十九年，是彭歌創作的豐盈季。十年間，他整整出版了十部小說，再加上許多未結集的短篇和論評，他寫作的字數已超過二百五十萬。也就是說，除了工作和讀書外，他每天平均要寫上七百字的文稿。

——這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彭歌却靠着他堅定的意志和才力完成了。

彭歌是有理由為自己驕傲的，但他從不如此，他從不曾對自己感到過滿意。

煉曲：流水十年間

沒有像貝多芬炫弄他的音樂技巧般的驟高驟低、忽寬忽猛的劇烈的變化和撞擊，只有清淡的哀傷和明朗的醇馨，像柴可夫斯基和孟德爾遜的綜合——這就是彭歌的小說所常給予我們的一種感覺。

彭歌的寫作基調是寫實的，態度是誠摯的，他說：「人應該為他自己所瞭解，所相信的去寫作。」（青苗）他更曾如此地強調：「事實上，古今中外都有許多大作家，衡之以世間的道德標準，並不是十分之盡善盡美，或甚至說是有嚴重缺陷的，但他們至少保持着一點共同的特點，那便是對寫作的忠實。」（小小說的風格）

的確，彭歌就是這麼的，在十年中寫下他一篇又一篇的作品：殘缺的愛、昨夜夢魂中、落月、流星、過客、煉曲、尋父記、歸人記、象牙球、辭山記、花落春猶在（五十年出版）。由於體驗的豐富和感覺的敏銳，彭歌對於人性和人生中所欠缺的、以及一些可哀可歎和可笑的形象，把握得相當真切，尤其對於生命不可避免的「變異」的本質，摸索極為透徹。雖然他也領悟到存在的虛無和荒謬，但在他的柔和淳摯的筆下，却仍時時流露着一縷縷的悲憫，並且用生動而精鍊的文筆，道出他對生命的熱情及對良知的期望——這世界雖然並不完美，人生雖然並不偉大，但我們既然已經如此的活着了，我們就不僅應該勇敢地活下去，且要用生命的熱情點燃起人性偉大光芒的一面。

在作品的取材上，彭歌是多方面的，從平劇到音樂，從繪畫到醫藥，從人類到野獸，從中國人到外國人：，幾乎每一樣曾在彭歌生活中出現過的人、事、物，都一一在他的筆下轉化而活現了。在寫作的方式上，長篇的、中篇的、短篇的都嘗試過，也都有着傑出的代表作——在長篇中，他四十四年所寫的「落月」，曾獲得四十七年度中華文藝獎金，這部「歌頌純潔無私的愛」和「藝術生命的不朽」的著作，夏濟安先生生前曾有過詳盡的評論（文學雜誌第二期，「評彭歌的落月兼論現代小說」），並誇讚它是「一本相當好的小書」。另一部同時期的「流星」，雖多少有些虛無的傾向，但它的題旨，却是激情的，他表白了「那怕只是留下一道微光而將生命焚毀於俄頃，也在所不惜。爲了愛，比生命更強烈的理由，這是渺小的人類所能做的最平凡而又最感人的壯舉」。這部書擁有相當多的讀者，並有數種版本——包括黑市的「海盜版」。

中篇的「歸人記」是四十八年出版的，寫人生的理念與兩性高潔的友誼，它平和淡遠，是一部雋永的作品。在這裏，它提示出，愛的本身就是一種「根」。無論我們是否能獲得它，只要我們擁有過這份情愫，它就可以安定我們，支持我們，給我們以力量，堅強的生活下去。

彭歌在四十九年出版的「辭山記」，是一部奇特的嘗試；他寫下了「生命與自然搏鬥的悲劇」。誠如彭歌所說：「人，能不能戰勝自己內心中的獸性，這才是人類存亡絕續最重要的關鍵」。這部書，使我們不期然

的憶起傑克·倫敦的「雪虎」、「荒野的呼喚」……

短篇作品中佳構更多，也是奠定彭歌文學地位的主要因素。他的作品如曾膺選亞洲短篇小說比賽第一屆第一名的「黑色的淚」，以及「過客」、「矮籬外」、「懦夫」、「象牙球」、「神之惆悵」……等等，都有其藝術上的特色與境界。

在此我們願就較少提到的「矮籬外」作一番簡介：它使我們呼吸到一個完全成熟作家所特有的尖銳的觀察，冷酷的描寫，加上動人的文筆和詼諧的表現——表現出作者的不滿：不滿於社會淡漠的現實，不滿於瘋狂的拜金主義，不滿於愛情的愚昧……藉着一個被饑餓與傲氣擊敗的小人物，深刻而輕快的表露無遺。

彭歌筆端對心理的捕捉，對形容詞巧妙的把握，也同時在這個短篇中展露了出來。

對於小說寫作，彭歌強調：忠實的作者應該「對自己的良知負責」。他肯定真情，肯定個人的體驗，獨立的思考，以及努力與創造的價值。對於嘗試寫作的青年，他總勸他們：「多寫你自己熟悉的事物」。

彭歌就是這麼一個忠於自己和良知的人。我們幾可在他的每一篇作品中，看到他生活的點點滴滴，看到他的思維的結晶、感情的起伏……

在中外那麼多優秀的作家和作品中，彭歌所最最鍾愛的，該是托爾斯泰和他的作品了。彭歌讚歎托爾斯泰，由於他「悲天憫人的襟抱，與即知即行的決心」，也由於他說過「一切文藝作品的基本功能，就在於傳達這種仁愛的情感」。彭歌說，托翁的「戰爭與和平」及「安娜·卡列尼娜」，是兩部偉大的著作（彭歌很少用「偉大」這類字眼的），尤其是安娜·卡列尼娜，彭歌形容它是「人道的春暉」——那種樸實、良善、和充滿了人道主義信息的題旨，在托翁細緻而雄偉的筆下，充分的發揚了出來。

在國內，他喜愛「紅樓夢」——從小學第一次接觸至今，他已看過近三十遍了。

天涯歌：書與知識的尊嚴

彭歌生命的「天路歷程」中，影響他最大的體驗有三次——第一回，民國三十二年的太行山之行，他首次覺悟到山河之大及自身的責任；第二回，三十八年到達臺灣的感受，刺激了他創作的努力；第三回，赴美留學的三年四個月，使他真正得知爲學的門徑；體驗出知識的尊嚴與必須。

在美國，他研究新聞學，也研究圖書館學，先後在南伊利諾大學和伊利諾大學獲得了兩個碩士學位。這段生活嚴肅而緊張，每學期課業都出奇的繁重，幾乎整日與書本爲伍——三年多下來，他讀到不少書，也「打」過工，但他仍抽暇寫了很多東西。

經常的，他給報社寫通訊稿和專題報導；他也嘗試着翻譯，雷馬克的「奈何天」就是他這時的成績；此外，一部刻劃留學生海外生活的辛酸苦樂的「在天之涯」，也完成了。「在天之涯」曾獲得五十四年教育部頒發的學術文藝獎金，是屬於彭歌所謂的「留學生文藝」；它是第一篇報導出中國留學生在異鄉的艱辛困頓和不屈不撓的故事。它是每一個留學生的「天涯歌」。

在同時，由於彭歌冷靜的觀察，使他發現了一樁「極可哀的現象」——我們的出版界和學術界，不僅是「缺少精密而有系統的整理、組織、保存、與利用的方法與制度」，甚至連這種認識與觀點都很缺乏。而這些，却正是衡量一個現代社會文化進步的測度儀啊！

他說：「民族自尊心並不能改變由於冷靜觀察所得的事實」。於是，當他從美學成回國後，他就痛下決心，埋首於譯介的工作和向社會大眾不斷的呼籲：要讀書、要出版書、要整理並且保存書……

這也就是爲什麼在彭歌歸國以後，寫了那麼多譯介和論評的文章，却少有小說創作的根本原因。他是五十二年二月回國的，到今天，他已出版了「文壇窗外」、「新聞文學」、「新聞學研究」、「改變歷史的書」（本書現已出至八版，銷路最多）、「小小說寫作」、「書香」、「奈何天」、「新聞窗」、「知識的水庫」、「書中滋味」、「權力的滋味」等十二部書。他的成績是很可觀的。

但彭歌酷愛文藝的本質却不能改變。最近，他又開始執筆寫另一部留學生涯的剖白：「從香檳來的」。他

曾經說：他「對於小說，一方面抱着一種虔敬的看法，好像對宗教；另一方面又懷有一份親密的感情，彷彿對妻子親朋。」那麼，他如何會捨棄這樣一種虔敬而又親密的事物呢？

彭歌：這一個人

彭歌現任新生報副社長，並且同時在大學裏講授有關新聞方面的課程。他先後曾在政大、師大、文化學院等學校任教，他的學生，沒有不深深敬愛着他的。他的兩個兒子姚晶和姚垚，老大考上了清華大學物理系，老二亦將是師大附中高二的學生了。他們在家中，從沒吵鬧過。「寧靜安詳」，是他家居的素描。

提起嗜好，就令人想到彭歌與煙，他是愛好抽煙的，平均兩天一包；去年，他曾一度戒絕過，但是多少年的習慣仍使他再度點起了香煙。他不太能喝酒，但他很喜歡飲酒時的那份情調。此外，他就再也沒有過多的時間去做別的消遣了。小時候的許多愛好，都一一被書本和寫作所取代——甚至他曾熱愛過的平劇，也不再去欣賞。

他寫作多半在晚上，「我喜愛夜晚，喜愛對着茫無際涯的暗夜蒼穹沉思。夜空的寧靜，給我以極大的喜悅」，就在這種氣氛下，彭歌的作品一部部問世了。

如果我們願意去發掘，我們可以發現古今中外，一個成功的人必須具有三個要素：熱情、力和有恒。有了「熱情」，才能鼓舞他向上，並且以他的熱情來感染別人，走向更高更完美的境界；有了「力」，才能創造，才能從堅苦中脫穎而出；有了「有恒」，才能涓涓不息的，使自己的「熱情」和「力」表現出光芒。

無可諱言的，彭歌是一個如此的人，他確實具備了這三樣條件。他的「熱情」，很顯然的可以從他陸續發表的小說、文章裏看出，他愛他的國家，所以經常溫和而正確地提出合理的建議；他愛他的同胞，所以經常鼓舞他的同胞向人性的光亮處走，並努力獲取知識，以便改善自己、改善社會；他更愛文藝和學術，所以他要求出版界作有計劃的服務與改革；他同時將他的熱情貫注於知識青年上，因而他不斷的介紹新書、不斷地要

求知識青年去挑負起國家和文化的重擔。

而所有這些的累積，就是「有恒」，就是「力」——他數十年如一日的讀書和寫作，他對文學、知識、與良知的執着，他的無視任何逆境的精神，都是最強有力的說明。

關於這些，彭歌自己的解說很清楚：「事情總得有人去做，問題祇在於，我們究竟是否真的愛文學等於愛生命」。（轉載自五十八年十月十日癡弦主編的一九〇期幼獅文藝）

本社新書簡介

談經營管理

「談經營管理」是我們偶然發現的一本新書。此書是實業家王永慶先生對臺塑企業員工及明志工專畢業學生的講詞，原係由臺塑企業月刊對內發行的書籍，在一般書店無法找到，現在特別徵得王永慶先生的同意，擴大對社會發行。我們重印它的理由有二：

第一、本書所談的雖然是經營管理方面的學問，但是對於待人處事另有獨特創見之處，在平凡的個人經驗裏，深含人生的哲理，頗能引人咀嚼。

第二、本書分析了臺灣經濟的開拓和發展，透過作者的眼光，可以瞭解我們的生活環境和遠景。最重要的是，作者的講詞為我們當前的奮鬥奠下無比的信心。

現在，王永慶先生無條件地把此書的版權讓給本社，我們很樂意把這本書介紹給臺灣的知識界，不僅是要想有所作為的年輕朋友值得一讀，凡關心臺灣經濟發展的知識分子也可以拿來做為參考。

王永慶著。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每冊30元
函購八折優待。請利用本社劃撥帳號19274書評書目社